

試析同素反序詞的產生

劉 藝

香港中文大學新雅中國語文研習所

現代漢語詞匯裏有一些複合詞，它們在語義上存在某種聯繫，其構成詞素從形式到意義都是相同的，而詞素的次序恰好相反，如：「直樸/樸直」，「白銀/銀白」，可以把這種類型的詞叫做同素反序詞。

是甚麼原因促成了同素反序詞的出現呢？根據對語言材料的分析，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方面：（一）造詞的需要；（二）方言詞進入共同語；（三）外來詞語的吸收；（四）詩歌、韻文聲韻的需要。這四個因素對造成同素反序詞的作用是不完全一樣的。首先探討造詞問題。

將現代漢語裏一組一組的同素反序詞作歷史的考察，可以發現一組同素反序詞裏的兩個詞，一個在歷史上較早出現，另一個則較晚出現。例如：

損耗：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漢書·東方朔傳》）

耗損：向刺史檢州曹失簿，以山賓爲耗損有司追責籍宅入官。（《南史·明紹僧傳》）

葬埋：以役國事，以相葬埋。（《周禮·地官·族師》）

埋葬：女年四歲病沒，故埋葬，五日復生。（《博物志·異聞》）

以上都是並列結構，也有非並列結構的：

鹽池：勃海鹽池可，且勿禁，以救民急。（《漢書·平當傳》）

池鹽：池鹽出河東安邑。（李時珍《本草綱目》）

斷腸：念君客遊思斷腸，慊慊思歸戀故鄉。（曹丕《燕歌行》）

腸斷：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江淹《別賦》）

紅棗：銀地無塵金菊開，紫梨紅棗墮莓苔。（唐·喻鳧《憶友人詩》）

棗紅：老楊自是關東客，短衣長身棗紅面。（明·唐順元《楊教師鎗歌》）

無論是並列結構還是非並列結構，都是一個詞在先，另一個詞在後，它們具有相同的詞素，所不同的是詞素的次序。後出現的那個詞是在先產生的那個詞的基礎上，改變

詞素的順序造出來的。

社會不斷向前發展，新的事物不斷出現，因而就需要有新的詞來指稱、命名。漢語有許多種造詞方法，這裏要強調的是這種改變原詞的形式以造成新詞的方法，也是造詞法裏的一種。由這種方法造出來的詞不妨稱為「同素逆序詞」。¹「逆序」指明了這種造詞方法具有一個動態地改變原有詞形的過程。

語言表達的生動性、多樣性和精確性要求有豐富的語匯，指稱同樣的事物可以使用不同的形式，這就使得大量的同義詞出現。爲了適應這種要求，我們在原有並列式單位的基礎上改變詞形，便造成了新的單位，像以上所列舉的葬埋→埋葬就是屬於這一類型。

與葬埋→埋葬這類詞有密切關聯的另一個方面是一些並列結構的詞，所由構成的詞素在古漢語裏都曾為獨立的詞，在詞語雙音化的過程中組合在一起，形成了新的詞。但是在最初形成的時候，這些單位不很穩定，有些語言使用者將它們改變次序倒過來用，又造成了一種新的形式，這兩種形式可能在語言中都保留了下來。

在進行歷史溯源的過程中，我們發現像下面所舉的紗窗→窗紗這類詞的產生大致上有一個共同特點：一般是指稱某一整體事物的詞出現得早，而指稱與這事物有關的局部事物的名詞出現得晚。例如：

鹽井：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貨。（《漢書·程鄭傳》）

井鹽：鹽州有烏池，猶出三色鹽，有井鹽、畦鹽、花鹽。（《史記·貨殖列傳》引《正義》）

紗窗：積翠紗窗暗，飛泉繡戶涼。（王維《從岐王夜燕衛家山池應教》）

窗紗：畫堂三月初三日，絮撲窗紗燕拂簷。（白居易《三月三日詩》）

王國：王于出征，以匡王國。（《詩·小雅·六月》）

國王：時國王驕奢，不遵典憲。（《後漢書·張衡傳》）

火爐：又寵堂上聞蝦蟆聲，在火爐下。（《東觀漢記·彭寵載記》）

爐火：王以權書示外曰：「是兒欲踞吾著爐火上邪！」（《三國志·魏武帝紀》建安二十四年注引《魏略》）

這種情況在所有的語言材料裏佔有相當大的比例，這樣的產生過程也是同我們思維發展的過程緊密相聯的。

歷史資料有限，我們無從考察出所有同素反序詞的歷史來源和原生關係，這裏面有以下幾種情況：（一）初步確定具有同素反序關係的詞組內，只查明了一個產生的最初情況，而另一個詞在一些辭書例如《辭源》裏根本就不作為詞目而出現，例如：「黃

1 任學良：《漢語造詞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頁199—200。

米/米黃」、「駁回/回駁」、「失散/散失」，只查出了「黃米」、「駁回」、「失散」的最早情況，「米黃」、「回駁」、「散失」在《辭源》裏沒有列出；（二）查出了一個詞的來源，而另一個詞在《辭源》裏只列出了條目和釋義，並沒有實例來說明。鑒於這種情況也無從確定先後出現者的產生時代，像「議和/和議」、「愛戀/戀愛」、「牽掛/掛牽」、「痛苦/苦痛」、「拙笨/笨拙」，其中「苦痛」、「牽掛」、「愛戀」、「和議」、「笨拙」的最早出現情況已經查明，但對於「拙笨」、「議和」、「戀愛」、「掛牽」、「痛苦」這些詞《辭源》卻沒有給出實例來說明它們最早產生於何時；（三）一組裏的兩個詞均未查出它們在歷史上的產生情況，這更增加了分辨的難度，如「勘探/探勘」、「線路/路線」、「橋拱/拱橋」。造成這種情況可能與其他因素有關，例如方言詞的吸收。下面就來談方言詞。

在說明同素反序詞範圍的時候，已經論述過方言詞。在那一部分裏，我們著力說明方言色彩濃厚，尚未進入共同語的詞語不在我們分析的範圍之內。但共同語裏毫無疑問存在著來自於方言的詞。由於方言的存在，方言和共同語之間有許多途徑溝通著，因而源生上屬於方言的詞，隨著使用範圍的擴大，有可能進入共同語裏來，這樣的詞可能與共同語裏的某個詞具有同素反序的關係，如：

氣力：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已善息，少焉氣力倦。（《戰國策·西周策》）

力氣：有力氣，好挑行李。（《西遊記》二十回）

南方言力氣猶北方言氣力也。（《吳下方言考》）

翻滾：亂翻身。（北京方言）²

* 抓瞎：因急迫而不知所措。

插花：交插、穿插。（北京方言）

* 念叨：談論。

「力氣」和「氣力」是同素反序詞，又都在歷史資料裏出現過，而且現在都使用開來。《吳下方言考》指出「力氣」是南方方言區的詞，因而不能根據歷史上的情況，把「力氣」看成是由「氣力」逆序造成的。從上面的實例來看，現代漢語裏的「翻滾」這個詞也是來自方言的，但現在已經很難覺察出它的方言色彩，它與「滾翻」有同素反序關係。同樣「念叨」、「插花」這些源生上來自方言的詞，現在已進入了共同語，它們分別與「叨念」、「花插」構成同素反序關係。

再進一步觀察，可以發現進入共同語的方言詞與共同語裏的詞構成的同素反序關係，與通過逆序造詞構成的同素反序關係有性質上的差異。方言和共同語是不同的語

2 凡後面注明北京方言的，皆引自陳剛編的《北京方言詞匯》，標有*記號的詞選自傅朝陽編的《方言詞例釋》。

言系統。從形式上看，來自方言的詞和共同語裏面的詞可能恰好詞素相同而次序相反，但這種情況並不是其中一個詞在原詞的基礎上改變詞素順序造出來的。「同素反序詞」指的是屬於同一語言系統的詞，一個詞是在另一個詞的基礎上改變形式(詞素順序)而造成的。從理論上講，有必要將這兩種現象區別開來，遺憾的是以前的論者大多忽視了這個問題。

在分辨方言詞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許多棘手的問題。其一是由於對歷史上方言詞進入共同語的情況缺乏詳盡的考察(雖然也出現過像《方言》、《新方言》之類的專著)。其二是因為現代共同語以北方方言為基礎方言，北方方言包括的區域很廣，在它之下存在著許多小的次方言。這些次方言裏的詞有些使用範圍很狹窄，就不能算做共同語裏的詞。實際上，在整個官話區，只要是較多地方使用的，特別是包括北京地區使用的詞，便有資格進入普通話。³ 其三是除了缺乏對歷史上方言詞的描述，對近代和當代的詞匯狀況也不甚清楚。近代社會尤其是五四運動以來，詞匯方面的變動是比較大的，這較突出地體現在外來詞方面。

外來詞語的吸收是同素反序詞出現的另一個因素，外來詞語被吸收進來以後有可能同語言裏原有的詞構成同素反序關係。從高名凱、劉正琰編著的《漢語外來詞詞典》裏，查出了像「過渡」、「講演」、「鉛筆」、「生產」、「訊問」這樣一些詞。它們起初是古代漢語的詞，在歷史資料裏出現的情況如下：

過渡：官帆過渡遲。(蘇軾《荊州之五》)

鉛筆：[曹褒]寢則懷鉛筆，行則誦文書。(《東觀漢記》)

生產：[高祖]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史記·高祖本紀》)

訊問：太尉張酺引禮訊問事理。(《後漢書·梁竦傳》)

這些詞在歷史上曾經被日語借去，詞形是照搬過去的，字音也在原漢字字音的基礎上依日語音系做了一番改動，如「過渡」讀成 kato，「鉛筆」讀成 enpitsu，「生產」讀成 seisan。應該說日語裏的這些詞是借自漢語的，現在它們又回到漢語裏。它們本來就是漢語系統裏的詞，因而完全可能與語言裏原有的詞構成同素逆序關係。

但也有另一種情況：日語從漢語裏借去了漢語裏原有的單位，把它們的字音按日語音系做了改動，並將這些單位組合在一起表示一個新事物(用來譯從西歐引進的新名詞)。後來這個新的單位又回到了漢語裏，並且讀音也依漢語音系發生了某些相應的變化，如「出超」在日語裏讀成 shutcho，在漢語裏讀成 chuchao。屬於這一類型的詞也能與漢語裏原有的詞構成同素反序詞。

3 劉叔新：《詞匯學與詞典學問題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53。

詩歌、韻文聲韻方面的要求，也可以造成同素逆序詞的出現。漢語裏原有某個詞 AB，爲了滿足詩歌押韻的要求，必須把 AB 說成 BA（A 是韻腳），如「應酬→酬應」這一組，「應酬」最早出現在陸游的詩裏，「老來萬事懶，不獨廢應酬」。到了元代，吳師道在他的《目疾謝柳道傳張子長惠藥》這首詩裏，將「應酬」改成了「酬應」，完全是出於押韻的需要：

處世五十年，寡嗜仍少病。天與兩目光，炯炯素清淨。前年醫左，赤脉歛交橫。審因察其源，五色非所競。學書信夙習，耽讀亦本性。雖于二事切，未必致茲證。從來不解飲，杯勺強酬應。

這裏「病」、「淨」、「橫」、「競」、「性」、「證」、「應」都是韻腳。根據《平水韻》，「病」、「淨」、「橫」、「競」、「性」是敬韻，「證」和「應」是徑韻。徑韻和敬韻是鄰韻，可以通押。

這種現象早在《詩經》時代就已出現了。在《詩經》裏，「宜其室家」可以倒過來作「宜其家室」，「顛倒衣裳」可以倒過來作「顛倒裳衣」，「子孫」說成「孫子」，「琴瑟」說成「瑟琴」。⁴

有時某個單位的出現是詩歌平仄相間的要求，如果用 AB 的形式就不能適應這種要求，因而就得改用 BA 的形式。如「折磨/磨折」這兩個詞最先分別用在白居易的兩首詩裏：

磨折：由來才命相磨折，天遣無兒欲怨誰。（白居易《酬微之》）

折磨：多中更被愁牽引，少裏兼遭病折磨。（《白居易《六八春晚詠懷贈皇甫朗》）

在前一首詩裏，「命」是仄聲，第六字宜用平聲，「磨」是平聲字，因而用「磨折」的形式。在後一首詩裏，「遭」是平聲字，第六字應爲仄聲，「折」爲入聲字，因此把「磨折」倒過來造成了「折磨」這種形式，後來這兩個詞都沿用下來了。

以上主要分析了造成同素反序詞的幾個重要因素——造詞的需要、方言詞外來詞的吸收和詩歌韻文聲韻的要求。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樣的。造詞的需要是主要的方面，它決定了相當大一部分詞的產生；詩歌韻文聲韻的要求所起的作用很小。方言詞的吸收則不容忽視，許多方言詞已經跨入了共同語，還有一些正在或將要跨進共同語的行列裏來。

4 周法高：《中國古代語法·構詞篇》，頁 345。